世廟識餘錄

世廟識餘錄卷之七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臣徐學謨謹輯

嘉靖初年六部題覆事體有窒礙難行者尚相援正前輩殊有同寅協恭之意後來惟務阿順第日存體面而已姑記一事御史郭希愈言今邊境有警輒患無人宜重兵部侍郎之選必素歷邊方才畧服衆者令一人專講求邊方軍務一人專講求腹裏軍務仍令自選屬官有智計者為之贊畫有警即畀以提督之任則職專而志定宜可備緩急其言似可聽而實書生之見吏部業覆從之而是時王時中在兵部上議

以職掌所載、尚書侍郎、統理一部之事、不當分限邊腹、以致乖隔、且僃有四司、則凡邊腹事務、分在胥理者也、不當專委一二人替畫、又國家遣武臣總兵、文臣總制、臨時命廷臣會推、上請簡用、事平則將歸于班行、兵散于營衛、故將無久挃之權、兵無不戢之患、茲欲以兩侍郎分領、亦非祖宗臨時遣將之深意、且預定左右侍郎將兵之任、則諸撫鎮等官皆將覬望諉避、或悞事機、設侍郎一有事故、又將誰爲、此論老成持重、不曰吏部已覆而遂已之也、上卒從兵部議、萬曆間言官猶祖希愈唾餘、請兵部更

設四侍郎而部議竟不敢阻撓設置未久亦尋廢注
曆不如前輩遠矣

張孚敬在位自恃明察好搖撼縉紳遂啓告訐之門一
時京師刁風頗盛若詹啓以一歷事監生奏吏部侍
郎徐縉徇私納賄事下都察院勘覈啓坐誣矣而猶
秘　旨宥之會有人竊投牘于敬孚之門發之乃縉
賂已者有黃精白臘之數亦是空牘何知眞僞付之
水火可也而孚敬竟持奏之縉所爲民迹縉平生固
非端士孚敬宜以他事去之可也而誤罹曖昧令僉
人得志而大臣之體汙蔑盡矣其後嚴嵩爲之地而

歿得復爵家卹又賜諡文敏不知於公論何如也
始進士外選者度不稱其官則求改監職吏部以為賢
關非媒仕之捷徑 祖宗養士之意謂何自今有補
外而求改監職者非才力不及則學術不正不得擅
改京銜以滋奔競 上然之命如議禁革著為例時
助教金洲以求康知縣改任吏部以其人素協士論
宜留供職 上不許仍除外任洲嘉定人其邑令陳
璽者為張子敬內親洲奉差回京璽以蘇製寢具二
床直三百金托洲遺子敬洲迫于父命強攜之行而
心實漸忿行至徐洲故稱舟漏仍以所托還陳而陳

業有書達乎敬矣此洲入朝見乎敬第空手耳遂銜之故被是　旨而洲壽終于高邑令

行人司司正薛侃初從王守仁講學自以司正不與考選無言事之日乃爲一疏以　上久乏嗣謌引　祖制請於親藩中擇其親而賢者迎取一人入京爲守城王以俟東宫生長出封大國　上怒曰侃狂妄奏牘大肆奸惡法司會文武大臣及科道官逮至午門前追究明白要見舊典載何　祖訓所言親王必有交通及主使者一一具實以聞侃廣東揭陽人與太常卿彭澤少詹事夏言同爲丁丑進士是時言數以

事忤大學士張孚敬孚敬不能堪以　上意方向之未有以中也澤以議禮故結歡張桂孚敬遂倚以爲腹心謀所以傾言者侃爲是疏且一年初以示光祿卿黄宗明宗明勸勿上一日出示澤澤懷其稿以告孚敬曰儲事　上所諱而侃與言同年若指侃疏爲言所爲則罪不可解矣孚敬以爲然澤尋語侃曰張少傅喜公疏　國之大事宜亟上當從中贊成之乃與之期孚敬因先錄侃稿以進謂出于言且云編修歐陽德見其疏亦以爲可進又引中允廖道南謂言交結江西王府有迹請　上且勿發以待疏至已而

侃猶豫欲止其事澤數促之疏入隨被　廷訊侃備受拷掠言已所自為無主者既累日詞不具澤乃織詞挑之使引言侃瞑目曰趣我上者爾謂張少傅則然于言何與都御史汪鋐乃攘臂謂言實使之言拍案大罵幾欲毆鋐給事中孫應奎曹汴乃揖孚敬且廻避孚敬怒應奎等卽上疏言狀　上併下言應奎汴于獄復命武定侯郭勛大學士翟鑾司禮監官會府部九卿科道錦衣衛官用刑鞫于廷具得其狀言侃疏實出已意夏言毆傷德供誣引實澤附會輔臣欲以中言也澤宜重治但侃性猖狂心尢險詐搖惑

人心妄生異議並宜重處言因上疏詆彭澤之造讒汪鋐之黨惡　上乃釋言出孚敬密疏二示群臣斥其枉罔于是御史譚纘端廷赦唐愈賢各疏劾孚敬鋐澤等明日勅諭三法司曰薛侃以褊狂之性發不諫之言揆其言似忠謀遠慮但朕非宋仁宗向慕之年原其心實懷欺罔忍于言其君終無建嗣之期矣生異議致惹事端法當重處以杜禍源法司擬罪來看彭澤質非材用性本無良小人狡詐之資奸邪讒譎之行往來搆禍搬鬬是非致使薛侃招稱有干宗室傷朕親親之情俾輔臣急于攻擊害朕君臣之意

罪犯甚重法當處死姑從寬宥發邊遠地面充軍輔臣張孚敬初以建議大禮朕特不次進用既而被人彈劾有旨令其省改却乃不慎於忠罔悛於性朕以心腹是託奚止股肱而已望以伊傅之佐豈惟待遇是隆乃昧休休有容之量犯戚戚媢嫉之科殊非朕所倚賴專于忌惡甚失丞弼之任難以優容着致仕去夏言既於斯事無干不宜拍案喧罵匪徒失儀亦涉爭報朕念其被害所激故特赦而不問孫應奎曹汴職在糾舉責豈被言但其時事未明白據斥輔臣跡涉回護故朕併令拏問今念係言官亦從赦放其

餘見監人犯悉宥之此事既經區處在朝大小官員宜思革除私忿務爲盡忠效古人事君同寅協恭之心守聖人不貳不欺之訓匡朕不逮以臻至化庶不負其君忝其親而來有譽焉已所司擬彭澤邊遠充軍薛侃納贖爲民按此舉乎敬所爲甚辱國體一經敗露匪特不可以稱大臣亦無復人理矣乃叟言自是得君愈甚孚敬雖擠之實引之也

翰林院修撰姚淶請黜元世祖以正祀典下禮部覆議以爲胡元受命九世世祖最賢其一代之治有足稱者所謂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亦春秋與善之法且

自古帝王常優崇勝國以昭忠厚　太祖神謀睿斷必有所見故載在祀典百餘年於茲矣宜遵舊制廟祀如故此千古不易之論也　上竟從部議其後以歲有邊患而主事傅伯棟建言遂撤去塑像革其祀愚以爲歷數之傳雖有華夷之辨要皆天命所屬雖曰夷狄自不能廢之矣乃宋人正閏之說尤爲無爲

禮部侍郎湛若水言　陛下以皇儲未建精神祈禱求之於神者至矣臣愚以爲又當修其在已者以協應之所謂在已者收歛精神是已語稍涉迂　上曰爾既欲朕收歛精神便不必如此煩擾　上素知若水

學術斯旨亦切中其病矣先是祭酒魏校與大學士桂萼善毋私憂　上未建嗣乃懷一種子方凂萼上之其事載校家乘中然校竟無後校亦講學人也其心似忠而其迂則類若水矣其後家居酷信堪輿家屢改葬其父母而又多服熱劑以祈嗣卒瘍發于項以死悲夫

張孚敬爲人剛狠故所行多從苛刻如沙汰生員之舉是何意義孚敬既去位御史楊宜上疏曰邇者沙汰生員之令一下而督學使者奉行過刻略無愛惜之意其年少者以文詞不工見黜長者以齒貌近衰不

容甚則浪擲毀譽輙加擯棄沮父兄教子弟之念壞衣冠爲田野之傭且史冊所載有增廣生員有增置學舍者矣有沙汰天下僧尼者矣未聞有沙汰生員之名也宜下所司加意作養毋徒以黜退爲功時夏言在禮部畫反乎敬之政議覆如宜言萬曆間每縣入學以十五名爲限亦祖乎敬之意然指歲歲考校而言也乃奉行者虗歲不補唯以少爲貴而當事者負怨愈深謨在禮部嘗爲調停業已量增其數而後來矯枉過直又溢取無度務以多爲貴不知其即以少爲貴者之心也而販夫俗子皆濫列章縫士風日

流于惡薄矣、主持世道者、姑置不問何也、

吏部尚書王瓊等言考察事例載在　累朝令甲止擬

三年任內事蹟、初非追考生平素行、邇來不諳此例、

往往苛求、有已陞外官、因前任京官而被斥者、有已

陞尊官、因前任卑官而被黜者、惡惡長而善善短、殊

失惜才之意、此論愷爽、甚得銓部大臣體、頃論大臣

者、有生不同時、仕不同世、偶誤所聞、遂形指摘、以致

是非顛倒、茫無影響、若謂大學士張居正以刑部侍

郎洪朝選勘處遼藩人不盡其辜、嗾人陷之瘐死者

親王非造反逆已錮高墻矣、尚有何辜可盡、是時御

吏部光先與之同事何獨用之總督三邊有謂吏部侍郎陸光祖阿附宗人陸炳得美遷者不知光祖以知縣行取父遜南部為避炳權勢也後來炳死而光祖名位始顯有謂南吏書趙錦平生無一善狀者不知錦為御史嘗以論嚴嵩自雲南逮赴詔獄被杖削籍隆慶年始起有謂南刑書陳道基為江西巡按賄嚴嵩以進者而道基實未嘗按江西也言官道聽何怪其然惜舉朝無一人救正之者倘以訛傳訛少年雌黄之口闌及善類多矣 朝廷之上固不可無老成人也

禮部侍郎夏言當嘉靖壬辰會試條陳科場事宜內一欵應試之士于風簷寸晷之中欲貫錄其文可為程式者蓋已絕無間有所以試錄文字多出主司之手而兩京試會皆館閣儒臣所為足為海內矜式近令錄士子本文不必考官自作所以各省試錄文理紕繆體裁龐雜今次會試若士子之文縱有可錄仍令考官重加裁正以示模範此疏申明已極妥當乃萬曆乙酉言官復以主司作文有碍看卷欲仍錄士子之文而本年試錄所謂紕繆龐雜之病間亦有如言所論者殊失華國之體不知場中看卷止分黑白與

各省小試不同只三四日可畢事矣何憂其無隙晷作文也當時禮部不考故案而漫爲題覆後來終當改正

工部監管節愼庫官故事按季輪差至嘉靖十二年始命吏部註選一官專理從給事中秦鰲建白也顧利權所窟不如輪差爲當

都御史汪鋐始以附權貴得幸於　上其剛狠暴戾有舉朝所不能堪者然其糾正官邪亦得總憲之體一日劾奏出差御史王宣譚纘沈奎陳大器陸寧麟李羨胡體乾陳世輔熊爵等九人先後保薦官屬大計

之日多以貪酷不謹敗宜連坐請　勅吏部視其多寡而議罰焉部覆巡按御史濫舉四人以上者革職閒住二人以上者降一級調外任一人者罰俸半年

詔從之著爲令于是宣續閒住大器夢麟世輔降調奎美體乾舜罰俸此舉姑無論鉉果出于公心否似不當以人廢之也頃年回道考察亦循故事而竟未嘗論斥一人僚云上下和同非國之福也然譚續嘗以薛侃事劾鉉故鉉擠之

世廟威福必自己出無令臣下干之大學士張孚敬赴召未久正君臣相得之時偶以彗星見都給事中魏

良弼引占書言彗星見東方君臣爭明彗孛出井姦
臣在側因言孚敬驕恣專橫 上心已動矣及孚敬
奏辨謂頃良弼濫舉京營武職官臣請 上奪其俸
兩月以是良弼挾私報復夫奪俸非閣臣所可請者
上滋不悅第以其疏報聞而已故給事中秦鰲劾
孚敬強辨飾奸媢嫉愈甚且票擬 聖旨豈容不密
今引以自歸明示中外若天子之權在其掌握等語
上覽奏曰秦鰲之言實出忠讜因勸孚敬自陳致
仕去人臣之進諫有機苟得其機則一言而山岳可
排蕩疏是也不數日良弼又奏劾吏部尚書汪鋐

上咈之矣蓋不欲進退大臣之權盡歸之臺諫也翰林院編修楊名以星變陳言欲

上省察其喜怒失中者上令明言之名乃再疏其畧云汪鋐心行反覆舉動乖張不當用掌吏部郭勛邪回險詐不當用典戎務陳道瀛金仁輩膚惡道流不當用司享祀此

聖心之偏於喜也

皇上踐祚以來諸臣建言觸冒

天威自取罪戾今懲創以久雖有以愛惜人才為請者

皇上終未釋然此聖心之偏於怒也又如眞人邵元節猥以末術過蒙采聽常命于內府修建醮事此誹

皇上祈天永命之心但自古禱祠無驗乃

不惜糜費使之頻舉且命左右大臣奔走供事遂致不肖之臣妄為依托且聞有昏夜乞哀出其門下者恐為市恩攬威貪緣僨事之漸也此皆　聖心之少有所偏者伏望　聖明察臣愚直宥臣狂戇將汪鋐等早賜罷斥而遠卻禱祠云云是時　上始向意齋醮在廷諸臣無有言及之者乃名首倡批鱗之論已觸　上忌逮汪鋐辨疏指名四川人與楊廷和同里廷和與張孚敬議禮不合頃孚敬去位廷和之黨私為報復故攻及臣云云按楊張議禮與鋐何與而故舉以為言鋐真佞邪無賴矣故　上益怒名虜名編

戍。上素優容翰職而名祓稱獨深。一斥不復爲可憐也。

南京御史馮恩論舉朝大臣槩加以軒輊語雖非敷陳之體乃其一時評隲得者十九失者十一。如大學士張孚敬方獻夫翟鑾刑部尚書王時中吏部右侍郎許誥禮部右侍郎湛若水工部左侍郎黎奭皆其所輊雖有次第而輊之尤則以吏部尚書汪鋐爲當今第一惡毒小人疑孝子慈孫所不能改也。如大學士李時戶部尚書許讚兵部尚書王憲工部尚書趙璜吏部左侍郎周用禮部右侍郎顧鼎臣兵部左侍郎

錢如京右侍郎王宗明刑部左侍郎閆淵右侍郎朱廷聲工部左侍郎林廷棉皆其所軒者雖有次第而光軒之尤則禮部尚書夏言稱其多蓄之學不覊之才似矣至謂不立黨與扶持正論舉以爲救時宰相蓋時言初當事而其剛愎自用較轢縉紳之態或未盡露也而上方嚮用之故恩特爲揄揚藉寵聖怒耳不如上之恩威莫測其嚮用夏言不欲使人窺伺之也故怒恩愈甚而法司竟坐恩上言大臣德政之條瀕于死矣後幸末减編戍終身至隆慶始起家拜大理寺丞然老不能用矣乃其後子孫蕃衍貴

盛又賢而有文天之報施蓋不誣也

張延齡兄弟 慈壽皇太后弟也皆以恩澤侍侯弘正間憑籍寵靈頗肆驕横 上已不能堪有指揮司聰者爲延齡行錢往來其家聰負延齡銀五百索之急遂謀訐延齡以其先年嘗爲日者曹祖奏其陰謀不軌事以奏章挾延齡延齡遣人執聰杖之百置幽室中死其子昇銜之不發也至是揣 上不悅延齡仍拾父奏狀奏之下刑部逮延齡刑部鞫殺司聰等事有驗其陰謀不軌遠無佐証于是尚書韓賢等以延齡係應議親臣具獄詞讞上 上怒曰夫逆謀者只論謀

與不謀豈論成否耶因責之再問乃坐延齡死罪而鶴齡以弟相連坐覩不言奪侯降南京錦衣衛指揮閒住按此與漢溥昭事相類能不以 太后故廢 祖宗之法 上亶神武哉顧曹祖所許先年屢衛已貿其誣衹自悔恨仰藥死矣而今止以人命論則延齡當在應議之列卽不宥令老斃于獄殊無傷于 昭聖之心耳

嘉靖戊子辛卯兩科各省俱京官主試此大學士張孚敬指也至癸巳夏言爲禮部尚書奏往歲所遣京官每與巡按御史以禮節生嫌致妨試事且錄文多尚

浮詭不足爲訓、宜併禁之、得　旨俱如部議、主試復用教官時、　上方向意于言、卽孚敬在政府、不能阻也、頃萬曆乙酉未免復踵前弊、而主試官有被巡按參劾者矣、此事須再加酌處、方經久可行、

禮部侍郎黃綰雖起家任子、而學愽才宏、儘可肩鉅第爲人心術欠端、初附張孚敬議禮、特相結納、已有寵于　上、後、　上意漸疎孚敬而進夏言、乃又附言而攻孚敬、時吏部尚書汪鋐以孚敬所私、亦有寵于　上、因發其在南禮部署印時、故護屬官鄒守益聽其擅離職守、敢于欺蔽、實孚敬發縱也、　上怒、葉調綰

外任尋念綰嘗賛大禮有勞仍命復原職鈜意不愜再疏攻綰綰又調外任當是時綰宜順命赴調庶不失易退之義乃復上疏大陳孚敬罪過而斥汪鈜畢為孚敬鷹犬是豈大臣之體對君之言哉　上覺留綰供事夫綰以部堂縱放屬官回籍原非大故而孚敬調旨外謫已自任情報怨而又許其暗昧附人以撓　國是所謂婆子舌頭隔籬爭鬧何時而已　上雖英明柰各怙議禮寵靈殊難處分也旣而大同兵變孚敬主剿夏言主撫已屬黃綰往矣孚敬持之不欲行　上諭孚敬曰茲大同一事卿獨未究心千至

理委非正大之舉、竊逆誅逆、終是賊得討我師傷亡無數用財無數、今如是了事、可耻之甚不罪、其有罪之人、是何理耶、非朕偏聽于言之言、卿可推忠其理、自得其正也、人皆曰卿獨與言爲忌、茲事又不從、果然矣、如其所言、眞不當行、豈可遷就爲之推言之力幹君事、今亦不多及、黃綰之爲人、卿所甚曉、朕恐前日之事、果如所言、卿不自累耶、卿能與綰比儔加厚其交、再肯與言凡事和處、則朕不勞于政務、卿之德量益著矣、已予敬執議如初、 上復諭曰、大臣事君謀國貴和、若彼此爭試、各生私心、則其君何託耶、卿

尚平心而熟思之因降　旨嘉言忠謀悉如議行而綰至大同奉勅宣慰衆盡得首惡而赦其脅從軍民始定孚敬自是不能久于其位矣

禮部侍郎顧鼎臣霍韜以孟冬時享被　命捧主會二臣俱適有期功之喪例當引避上言據古諸侯絕大夫降之文謂今之公卿即古之諸侯臨祭不當引避禮部尚書夏言折之曰古者封建諸侯世有其國伯叔兄弟皆其臣也故期服可絕不知今之所謂公卿能以君道自處而臣其伯叔兄弟也則期功無絕降之說矣云云　詔乃令鼎臣韜迴避按捧主祟遣也

問臣韜固不當妄擬諸侯以冒君寵乃言謂諸侯臣其伯叔兄弟而絕其期功之服似矣若爲大夫者亦豈臣其伯叔兄弟而服爲之降乎此亦一時杜撰語古者凡有喪制姑無論三年即三月五月九月期年衰逐服之輕重均不可忘也則皆不爲禮不爲樂之月也乃祭爲吉禮可忘哀而與之爭謂絕降者豈獨古之諸侯大夫哉今之仕者三年之喪必解官守制期功則第銜哀于私室而服官如故是絕降之義也而祭則皆也例令引避則　朝廷之所以恤其私耳若在外條無可請代矣

終

世廟識餘錄卷之八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臣徐學謨謹輯

祖宗時守廵二道俱駐省城，歲以春秋二季出廵各府，是以體尊而法行。自嘉靖三十年，詔令守巡官分駐各府，以家眷從，凡服食器用未免乾没地方。且人情稔熟，不測之威無所施矣。又與二千石同城，賢者則相與爭能爭功，嫌隙易生；不賢者共誣上以行其私而已。萬曆間執政者曾念及之，欲還守巡官于省城，而仍爲時廵之舉，如南北直隸然，以事久難復，竟不果于行。

嘉靖十年以後京師小人誤揣　上喜察群臣陰事競為刁詞挾詐人財已故太監張永弟張容有奴郭祿為容所逐思有以傾之乃誣永墳犯龍脈容不行遷改去歲又將妻陳氏竊葬兆內致　哀冲太子不永令其子郭璘陳牒錦衣衛帶俸指揮閻紀所轉奏上覽而惡之以其疏示輔臣曰此疏甚無謂命定自天矧積後人福則在祖父為之顧朕不遠　皇祖皇考深仁厚澤耳誠如紀言則舉皆可以如是也有是理耶輔臣張孚敬亦言此風不可漸長請嚴治之得旨下法司論郭璘及諸朋奸俱發邊戍先是武定

侯郭勛以張永故有憾于大學士楊一清使永奴朱
繼宗告張容爲秘語流傳禁中容與一清俱得罪繼
宗宥不問自是告訐遂熾至是容凡三被奴告矣事
初聞衆惴惴懼與大獄類 上聖明置諸奸重典中
外大悅告訐之風少衰
吏科給事中戚賢疏考察拾遺但糾劾所留之非人未
聞論救辨明所去之未當也近日大計倘有以賢見
斥臣等請與論救伸其枉抑 上是其言於是兵科
左給事中薛宗鎧具言參議王臣等枉狀乞召還原
職下吏部覆言王臣等不職匪直撫按官言之郎南

京科道業已具劾而宗鐸係言官輙相牴牾挾私亂政恐倖門一開趨者瀾倒不宜聽已得旨考察係國家大典原無論林事巳之書生謀國往往有彌近理而大亂真者戚賢之建白是也假令考察後許論救辨明鄉會試後許重錄遺才則天下紛紛無寧日矣隆慶初督學使檄吊童生府試落卷龔拔倫異常州知府李幼滋阻議諸童鬨擊之幾致大亂頃年督學官又有自作狀式合童生告訐府縣不公不明者率其子弟攻其父兄古今無是禮也可謂不學無術哉

本朝　列聖元后上實擬謚俱用十二字莊肅崩禮部
尚書夏言以后作配　武宗謚宜一體　上下廷臣
集議大學士張孚敬默揆　上意謂　莊肅事體與
累朝不同其謚冊之文止宜二字四字而大學士
李時從中調停曰二字四字太少須得八字都御史
王廷相吏部左侍郎霍韜論與言合亦固爭之而言
謂謚號祗以表行尊名其於服制有無名分尊卑本
不相涉蓋破累朝事體不同之說也　上以　莊肅
壓于　昭聖而　皇嫂之喪無有事嫂如事母之禮
卒用六字謚曰孝靜莊惠安肅毅皇后夫　武宗之

謚固十二字也當時豈無壓毋之嫌而獨于 莊肅
始貶損之惜禮官不能終執奏也吏部尚書汪鋐之
言曰大行皇后固上同於列后若論倫理難加全典
今止宜且擬謚法二字以表稱懿行俟他日再加徽
號其巧於逢君如此他日 上謂大學士李時曰謚
議本內閣禮部事何與於吏部而鋐肆忿辨其為上
所詆醜又如此已 上卒加后以全謚也
乙未殿試 上親賜策問及讀卷畢降諭曰卿等所進
卷朕各覽一週其上一卷正合題意周道善而備朕
所取法其三說仁禮為用夫仁基之禮成之亦甚得

其意其上四論仁敬夫敬而能仁可以保治矣其上二畧泛而滯于行其下二却似譾雖與題不合言以時事故朕取之可以甲首餘以次列去蓋自有制科以來朝廷策士未有親承聖問躬自披閱如是槩者後禮部因請以聖諭恭列登科錄篇首其十二人對策俱以次刊刻非似别科僅錄鼎甲策對而已其上一韓應龍上三吳山上二孫陞下二李璣上四趙貞吉是科自鼎甲外九人皆選庶吉士皆留官翰林其後以尚書入内閣者一人郭朴兩京六部尚書八人吳山孫陞趙貞吉李璣尹臺康太和林廷

璣何維楨庶吉士之致高位亦惟是科爲盛獨榜首韓應龍以早世官不振

初大臣子承蔭者未經受官或鄉試中式俱許補蔭上卽位議罷之十四年吏部以　祖宗舊例爲請仍詔復之而故刑部尚書胥蕙孫子應塤中式補蔭應埈應埈復中式以應塤子鈳補之補及三代後來罕見近有　旨不許重補矣況三代乎至年遠者不許補蔭似非所以勸勞臣也

今天壽山名始于成祖葢嘗駐蹕于此飲酒是日適萬壽之期群臣上壽故名天壽云而今之傳訛者謂爲

御體所藏名天壽者，非也。

先是 禁中有大善佛殿，內供金銀佛像幷金銀函貯佛骨佛頭佛牙等物。 上既勅廷臣議撤佛殿，即其地建 皇太后宮。是日命侯郭勛大學士李時尚書夏言入視殿址，于是尚書言請勅有司以佛骨等瘞之中野，以杜愚冥之惑。 上曰朕思此物聽之者，智曰邪穢必不欲觀，愚曰奇異必欲尊奉。今雖埋之，將來豈無竊發以惑民者，可議所以永除之。于是部議請投之火。 上從之，乃燔之于通衢。按是舉乃 世廟度越千古之見，顧其平生祗好道不好佛，亦其天

性也。

吏部左侍郎霍韜署部疏言頃臺諫多不得人以選授不慎故也當預於進士取選之時部堂糊名校閱品隲高下擇其才識老成者授以博士中書舍人等官餘則授以推官知縣俾之練習政務以備他日科道之選業得　旨如議矣當是時科道官寂無一言指斥其非者惟禮部辦事進士盧楩上書爭之其畧言進士奏對公車臨軒賜第其等甲已經　聖明裁定後來不過需次授職此至公至重之典係　祖宗成憲而韜欲變亂重加考校是銓曹之權得傾　人主

人情趣內避外責縁纖刺何所不至且治國如治身科道耳目也守令手足也世未有重耳目而不兼乎手足者如翰所言內授者爲才識老成外授者爲練習政體則才識者反處以京職之優閒未練者顧委以親民之要務獨不思守令何官可使不諳政體者爲之乎意尤外謀乞亟釐正以爲紊亂典章者戒梗語頗剴切明當卽翰亦無以自解雖其平生好辯至是噤不敢發　上竟納便言令吏部照舊銓除不必考選已梗又上疏欲潰亂選法妄干諫職被逮罰治傳云吉人之詞寡其後梗之居官居鄉終不齒于士

論孔子所以不以言取人也
霍韜故以阻壞夏言　郊議言嘗奏其私書韜被逮下
詔獄已而釋之其後兩人互相讎訐府尹劉淑相家
人通賄爲東廠偵獲淑相上書自白媿夏言陰陷之
復疑淑相爲霍韜所主使韜乃摘言爲費宏請諡不
宜諡文憲有犯　純皇帝廟號又不查校宏平生被
論贓迹引律有凡奏公事規避增減緊關情節朦朧
奏准施行者斬之文欲當言大辟言既辨韜自排陷
揚一濟陰壞桂萼之後揚揚自恣人畏如虎如擅准
詞狀不奉　欽依合都察院奉行如家人賣題事露

不請 旨輙降知州爲吏如已經大選官不願任則准狀令下月重選亦欲當韜專擅選官大冐皆市井無賴語而韜指言祀 廟號事尤迂誕無當議謚出自翰林與禮部無干而彭時宋濂文憲之謚俱在正德間原無諱可避韜號傳學何湯無稽考宜爭之不勝自是 上逾寵言而疏韜言固妄庸人而韜之不諳事體其陋尤易見也

故事欽天監奏祭祀日期于 奉天門進呈 奉天殿奏進行禮 如朔望儀夏言因上奏進禮儀 上曰大報首重諸祀朕當親定儀一帙來傳爲法取進曆儀

用朔云一每歲大宗伯以大報日期等日告於　皇
帝前期于本衙門宿鴻臚卿俱請御殿及設案　奉
天殿中是日百官公服侍班　皇帝服皮弁大宗伯
具朝服自午門中道行捧祀日冊立置於案　皇帝
就案先立定大宗伯跪奏曰嘉靖幾年分大報等祀
日冊請敬之　皇帝搢圭取而恭視訖序班舉案於
謚華殿中　皇帝陞座百官叩頭如常禮畢仍冠以
急勑言居四字此嘉靖十五年秋日　御筆也刻右
禮部寅清堂前歲遵行之後世人臣拜君君無有立
受者是舉爲禮卿至榮重事云

初陳皇后正位中宮七年上遇如常及崩賜謚悼靈至是尚書夏言以先皇后毋儀天下懿行純德足可稱述而謚法在悼猶協中年蚤夭之義但靈義有兴類非美大之稱請下翰林院更議上從其言乃改謚曰孝絜而是歲陵祀上以孝靖皇后未加全謚於禮未備面諭禮部尚書夏言議聞乃親定如各廟后加謚爲孝靖莊惠安肅溫誠順天偕聖毅皇后諭所司遵行併命擇日改題神主蓋聖心大悟前六字謚爲非云

張延齡始以暇眛不法事下獄未當其辜上亦以

昭聖故不忍即加誅顧延齡素性恣肆在獄殊不為周防往往私通外人飲酒宴樂侈泰如故又嘗書聖學心法一幅題君道不明賞罰六字於其端或傳播於外而京師棍徒劉東山者適以他事繫別獄積悍不受拘囚提牢主事羅虞臣因執而掠之東山恨虞臣欲報之度非擿有大故無以聳 上聽已罪乃誣奏虞臣黨比逆惡故縱延齡陰謀賄結邊官為外援其妻崔氏動引宮闈為主所株連者不下數十百人詔逮捕蹤中有名者下 詔獄拷訊而鎮撫司以其狀聞 上怒延齡明書君道不明之詞訕上為逆

責法司非人類與死囚爲黨先是延齡詞內有劉龘者復圖挾詐又誣搆延齡謀附權閹傳遞宮禁內金幣賂遺與人郜元節諳結邊官王祿等釀成大患等因有　旨併下　詔獄拷訊二琊所坐累人或不識面率皆無影鎮撫司以實聞　詔下都察院從重擬罪都御史王廷相等議延齡先坐重辟乃敢怨望當比駡父者律仍前候決而羅廣臣等論罪有差東山琦止坐奏事不實一配一戍而延齡之獄愈牢不可動矣

南京禮部尚書霍韜言按禮儀定式京官三品以上得

乘轎官員相遇有等制甚明也邇者南京文官無論
品秩崇卑皆用肩輿或乘女轎街衢相遇卑不避尊
嘉靖年給事中曾鈞騎馬徑衝尚書劉應龍潘珎兩轎
之間鈞弄與龍互相訐奏臣禮官也乞申明禮制俾
臣有所遵守　詔下禮部都察院僉議以聞禮科都
給事中李充濁等給事中謝廷茝等及南京給事中
曹邁等各抗章謂近侍之臣不當迴避又雜舉公會
宴次得與尚書同列以證之章俱下所司既而禮部
尚書夏言以與䡨有隙充濁以執奏俱引避不預議
都御史王廷相乃與禮部侍郎王宗明張璧議覆曰

謹按大明會典京官常朝儀條內云公侯序于文武班首次駙馬次伯自一品以下文東武西依次序立此班列之定體如此又大宴儀條內云公侯駙馬伯文職四品以上及學士東西侍坐六科都給事中中左門序立六科給事中丹墀東西坐其實坐之定體如此又公會序坐條內云在京法司會官審囚俱於承天門外東西重行列位公侯駙馬伯列於東班都督等官列於東班後行尚書都御史侍郎等官列於西班通政司大理寺佐貳等官并六科給事中列于西班後行禮部會議民情俱於闕左門東直房序坐

尚書左右都御史等官上坐侍郎副都御史等官對坐通政司參議大理寺寺丞等官列於東旁六科給事中列於西旁南京文武衙門公事會集序坐亦如之其會議聚坐之定體如此又官員相遇迴避條內云七品遇四品以上引馬迴避遇五品以馬側立遇六品引馬讓道而行其迴避之定體如此又觀給事中教場比試與侯伯大臣並坐選官賜酒飯與吏部尚書侍郎對坐此皆會典所不載夫尚書侍郎一也在吏部則對坐在兵部則並坐亦非定體矣但與大臣一時同事禮體之變又如此必欲從變推類衡决

常禮亦所不可今六科給事中朝參宴會遵常違變
咸循禮制其途遇九卿大臣亦皆引馬迴避成規其
在其南京六科給事中途遇九卿大臣立馬拱手不
知所始禮典既不該載事例亦無可查且　皇朝一
王之制萬國同文豈邦畿以南北殊俗異政兩京文
職三品以下不許乘轎已有定例其用蔽幃女轎出
入皆違犯典章所宜禁止請　勅南京諸臣四品以
下遵制乘馬其六科途遇部院大臣亦如在京引馬
迴避違者聽禮部都察院糾正　上從其議有違者
必參治其罪此題詳明妥當且詞嚴義正不激不隨

可以弭壓人心頗南京去　君門既遠人習玩惕今行未久即同兒戲聞今府尤甚大臣各懷持保之念匪直無翰之救正亦無王廷相之讜議矣

吏部尚書汪鋐卒賜諡榮置蓋與而奪之之辭也鋐徽之婺源人爲人狠狡而長於趨時起家南部後歷任滁臬俱在廣東乃得因方霍以結納張桂既柄用力引薦之　上登極之初罷四方貢祥瑞而鋐在南贛首進甘露時諸臣方修明倫大典因標之奏末以爲

上孝感所致鋐遂蒙　知眷無何擢内臺掌銓衡其勢張甚且兼有口才内雖軟媚而外示強直逌不

可意事即奏汰之、上亦信任不疑朝臣多畏避之、一時亦見欽爾臺諫一時有犯之者卽以譏禮自負、指爲報復橫被譴謫併杖死者無慮數十人其犯衆怒居之不疑久之 上頗厭其詭邪令自陳以去未幾卒於家往時嘗記嘉定令李資坤者滇人也始令楚之宜城以好興作爲縣人所奏當赴調銓察考有幹局竟調嘉定李感鉉知已逾年李遣一衙賫五寸金梁以延組馳謝之而是時京師觀遣禁嚴賫係組於腰僞校候伺之幾爲所獲賫乃佯爲登廁解示以身無所有校因舍之去入夜始得踰投鉉所又素附

張孚敬一日偶有所忤拒不見鋐。因微其旁舍穴墻而入俟孚敬出忽匍伏於庭孚敬大爲驚詫尋禮待如初然心已厭薄之矣。國史稱鋐内行修絜以非實録也。

南京凡遇元旦冬至　萬壽聖節拜賀止行八拜禮霍韜在南京禮部以爲簡奏欲照在京行禮。禮部議言在京三大節有宣表致詞及傳制俱舞蹈山呼故行十二拜禮。南京在外無是只前後四拜非簡也。然先期進表文仍舞蹈山呼則業已行十二拜禮矣。此

祖宗舊制非臣下敢自爲隆殺似難輕改已得　旨

照舊行是時夏言在禮部與韜素不相能故阻其議今在外司府州縣祝釐原行十二拜禮何嘗前後四拜如南京而言妄援以證霍韜平生雖好異至所謂欲改行十二拜禮未嘗誤也惟與王親同城有司行八拜者隨親王之班故耳

書院不奉 明旨私自創建令有司改毁自今再有私刱者巡按御史糸奏此嘉靖十六年御史游居敬劾南京吏部尚書湛若水僞學故有是令也萬曆間常州知府施觀民皆科罰民財私刱書院彼論乃調責者遂申明前令于是天下書院盡毁此非閣臣創自

已見而後來講學科臣疏請必欲復之其在禮部題覆有三代明倫止於學校不聞別有書院之名等語其議竟寢然亦以是忤科臣也

霍韜以吏侍徙南禮書意不無少望累上書攻訐吏部內閣之短言文選郎中楊育秀私用承差僞本得其重賄　日坐選美官育秀坐是調外一言吏部選給事中劉文光縈尋怨報罷給事李鶴鳴前以考察降謫尋復原官以俱受閣臣意請　上下諭吏部以後進用人才務秉公正毋受當事者指使俾天下曉然知威福自　朝廷而大臣有如李林甫秦檜者不得

播弄於左右其言雖公而意實忿激且天位天祿雖人主得而私之爵何悖悖於兩部之徒也其器量褊窄上以是愈疎之尋詔霍韜有宜遵前旨盡心供職不得相訐致傷國體之語故議禮大臣終不家柄用者惟韜一人也

丁酉應天鄉試錄進呈考官批語下失於填名下禮部參看部議考試提調監試官俱應提問上惡策題以國家祀戎大事爲問語多譏訕令錦衣衛官逮治而考官江汝璧歐陽衢俱外謫所取貢士不許對制先是三塲一生題紙爲大風吹入半空後墮國子監

中已得請貢士許送監肄業此其驗云蓋前場上易有剛自外而爲主于內之題、上已忌之矣、

嘉靖間屢起大獄俱下錦衣衛鞫訊而掌衛事指揮使王佐起家武舉能用法公平如張延齡怙 先朝外戚寵強橫無忌、上惡之已下獄論死而棍俠劉東山仍脅其子詐財妄奏延齡魘昧呪咀事佐執不肯誣延齡而反以奏事不實坐東山邊遠永戍仍用大枷枷號午門前三箇月人以爲快此武弁所難也而當 世廟時尤難矣哉、

章聖崩、上欲遷 獻皇帝梓宮葬於 長陵西南之

大峪山是時禮書嚴嵩阿 上意極力從臾已 上
自悟顯陵難啓尋罷其事業 章聖南祔而御史
陳讓疏言古不合葬稱引黃帝以衣冠葬橋陵舜葬
九疑二女不從爲證宜奉 睿皇帝所遺衣冠與
章聖合葬於大峪山又以 章聖所遺冠帔合葬於
顯陵其說頗謬悠無據 上曰並建二陵用衣冠交
葬從古所無責令對狀讓乃引罪且自辨 詔斥爲
民乃知上意所注非群臣所能窺測也今 上穆卜
壽宮正在大峪山頂言官欲傾首輔其寓意尤有
難言者疏奏大峪山非吉壤乃內閣同禮部挾私欺

國強　上敃卜已　上親閱之了無可疑而御史柯挺又力辨其非因有旨建言者俱外調然舉朝無以
皇祖嘗欲遷　顯陵於是爲言者即一折之其語可塞亦何必紛紛爭論乎
大學士張孚敬卒　上親按古謚法以孚敬能危身奉
上特命謚之曰忠前此所未有之眷遇也孚敬起家甚晚得君甚驟京師諺云一可笑七年進士便擾轎蓋指孚敬也孚敬以所學結主心而明倫一事大慰
聖母之望後以恃寵驕亢屢爲　上所不容然尋遂辭召還蓋　章聖留之也故終　章聖之世眷遇

不衰以至於死其禔躬峻絜朝野肅然足爲嘉靖間輔臣之冠第報復太很之死不悔如大禮大獄爲已得罪者誅竄無數逮後事平卒不肯出一言救解其初入內閣嘗妒人出己上楊廷和祇是議論不合業罷之矣而必欲置之於死楊一清揣 上嚮意孚敬則極力慫恿之矣終誣贓私以去已 召用費宏又恣爲媒孽必逐 上疏之而後已此豈有休休之量者哉逮致仕還家猶以私役民夫與御史周汝員訐奏其剛愎自用自是天性孔子未仁之論所當責之耳

己亥 上幸承天王衛揮府夜四更 行宮火是時
法駕已嚴辦侍衛倉卒不知 上所在獨錦衣衛指
揮陸炳負 上出御乘輿後宮及內侍有隕於火者
乃法物寶玉多燬 上諭行在錦衣衛朕止爲二
聖南幸荆楚沿途所御之處及凡事各該有司官全
不欲慎朕勞非衛揮行宮之處官吏無至者亦無匹
夫勺水之備張衍慶亦不守護殊爲欺慢其即差官
校將該府知府等官吏止留一人護印餘俱械繫送
都護軍門綁付前驅使監押前行示衆及逃守巡布
按兩司官逃鎮撫司拷訊鞫送法司議罪擬贖杖還

職得旨各官遣僕廢職悉黜爲民乃陸炳自是亦日見親幸按炳衞輝負　上之功亦云偉矣即一死可贖而隆慶間言官欲剖炳棺戮其屍舉朝不聞出一公論吾黨之束濕武弁類如此況當炳親幸之日士大夫昏夜乞哀其門者甚衆而調停廷杖官不至於死功亦有可錄其請戮屍者安知非前乞哀之徒也

方士陶典眞之進以致一眞人邵元節病不能從　上南狩故以陶典眞薦遂授神霄保國宣教高士命吏禮二部給誥印仍許携其家於官典眞即仲文也湖

廣黃岡人嘗任山東海州庫大使元節故往來其家後元節貴仲文以落大使職往依之于京師元節死即受特眷至拜封爵往開仲文善符水術宮中有巨蟒仲文以符水噀之蟒縛劍而死以是得 上幸此或民間訛傳云

上之南狩也命大學士顧鼎臣居守既領公勅又召至平臺賜有 手勅勢尊而責亦重此臣子不世之遇也自宜敬慎共職乃吏部主事缺以鼎臣鄉人刑部主事吳崑調補之雖出署部侍郎張潮阿奉鼎臣之意而鼎臣獨無嫌可避乎况南狩往返不過數月而

主事亦非急缺之官部亦暫假之柄獨不能數月待乎二公於靖恭之義似有未盡故不免于御史蕭輝祥之論而 上令潮對狀以講讀効勞宥姑之

先是大學士張孚敬既致仕居家奏 旨建敬一亭實綸樓樓前建朝闕亭皆以廢寺爲之輙役民夫爲衆所怨望又嘗以他事與推官李夢祥迕而巡按御史周汝員至後稍稍裁抑其家孚敬疑夢祥爲之乃奏汝員爲夢祥私雠受賄不決汝員坐罔籍懲勘 上命鹽法都御史黄臣同浙福兩司會勘未報孚敬卒其妾潘氏復奏辨之於是都察院復勘汝員爲夢祥

報雖非實所佃廢寺令原主贖之不能則復歸張氏

其族人亦不得因而訐訟以副朝廷優大臣恤遺孤

至意派入如擬按乎敬得君終嘉靖之世無與爲比

而以私役民夫之故一推官能抗之一御史裁抑之

比于後來輔臣建第而兩院三司郡縣競爲助工至

奔走海內阿奉不遑其風蓋邈乎不相及矣

世廟識餘錄卷之八終

世廟識餘錄卷之九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臣徐學謨謹輯

太僕寺卿楊最上言今八月十二日該禮部捧到　聖
諭內云東宮權命監國重大仍奏請朕少假一二年
調養或可親政悉若初不敢又取逸耳欽此凡在廷
大小文武臣工聞之莫不驚駭　聖諭何為一至此
哉揆厥所由　陛下不過得一方外之士欲假調攝
修養耳且古之　聖帝明主未有過于堯舜禹湯文
武也　陛下所欲取法者亦未有外于堯舜禹湯文
武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德之功業見于經載于史昭

然可考未有欲東宫監國而自托修養者也堯舜旣不肯爲禹湯文武亦無所事　陛下何必爲此哉堯舜性之也非不知修養可以爲仙禹湯文武身之也亦非不知鍊逌可以成佛歟聖人雖知之不可易而學之不可易而學不可易而得也不易得所以不學豈謂堯舜之世無仙人堯舜之知不能學仙哉有學仙之術有成仙之人大假所居之地不同所理之事亦異耳　皇宫内院豈有白日昇天者哉昔孔子嘗遇老子問禮出謂弟子曰今見老子其猶龍乎龍卽仙也孔子非不知老子之爲仙不可學也不可學豈

可待哉臣待罪僕馬之門傳聞　皇上之諭始則驚
而駭繼則感而悲叨列群臣之末豈可默而無言犬
馬之誠有如周昌期期不敢奉詔伏望　皇上端拱
清穆恭默思道以純心契　天心孝念格玄念一以
二日萬幾雖勞目力處分不費精神以調攝不邇聲
色保復元陽不求仙而自仙不希壽而自萬有千歲
矣黄白之術金丹之藥皆不服而用者恐傷元氣本
性此臣所謂所居之地所理之事不同正謂此耳至
于監國事體重大尤不敢議自有五六大臣并九卿
科道主議況　陛下神武聰明自有定裁臣今止云

三代以上至於漢唐宋諸君不惟不足法且不暇及言耳九重之下肯一　留意焉庶杞人之憂或可備常弦一少助云云　上覽疏大怒　詔廷杖之最是特年老不勝痛楚遂死杖下疏中所指方士蓋邵眞人元節也

欽州知州林希元上疏陳伐安南之策謂方瀛方侍都齋以爲因若以東莞瓊海之師助占城擊其南以福建之師航海出枝封湖廣之師出欽州與之合以攻都齋無巢穴矣以廣西之師出憑祥雲貴之師出蒙自與之合以攻龍編則根本拔矣如此莫氏可舉而

定也又條上方略書凡四上不聽蓋希元自大理丞左遷炎方不勝其忿懣無聊之意故悞襲道路傳聞之語冀一當　上不知兵難遙度將欲勞百萬之師以勤蠻徼即幸而勝之得其地不足以耕得其民不足以使況未必萬全所傷尤大是以書生不可與謀國也時廣東僉士李默嘗遺書誚之曰欽州非用武之地君固非封侯之相蓋指希元貌侵非台鼎器也至今傳以為笑其後希元居鄉門揭林府二字專通番舶為都御史朱紈所奏希元故有虛名竟不窮治紈反得罪

初錦衣衛指揮樊瑾以長子綱嘗有罪不當嗣欲嗣庶子繻綱又訐繻不可嗣宜嗣已子、 詔下法司按問時刑部尚書周期雍言子揚惡以毀親父昵私以偏庶均有罪、 上報曰父子不可並罪再議之、於是法司改綱誣告人死罪未決者律瑾仍奏事不實律、上怒責期雍曰、瑾奏已事與奏事不同、期雍變亂律條令對狀、期雍引罪姑奪俸一級、按今律書前叙服制正欲人先明倫而後刱法使情罪必歸于允當、上既精于律、意而尤篤于親親、非臣下所及宜其救過不暇也、

嘉靖間稱戶部尚書梁材爲第一材順天府霸州大城縣人弘治己未進士起家知縣陞刑部主事員外改御史歷副都御史陞刑部侍郎戶部尚書六年考滿得旨致仕尋復召爲戶部尚書加太子少保疏劾郭勛侵擅不法事遂以冠帶閒住卒於家材敭歷中外清節著聞司國計前後十年是時工作繁興邊費無藝材謹守完鑰出入有度一切濫請妄費悉禁弗予功臣侵占田土者斷給還民申明守令給由例天下不加賦而用亦足時士大夫頗尚圓通大臣或阿上取寵而材獨屹然自守中流砥柱無媿古人後追

謚曰端肅、蓋稱易名之典云、自後大司農難稱其職矣、

初御史巡按邊腹凡遇戰伐止是稽覈功罪而已不與焉嘉靖十九年虜酋吉囊擁衆數萬由延綏西路定邊營入寇時諸鎮兵悉分布守邊虜乘虛攻固原城分兵四掠殺戮甚慘總制尚書劉天和檄革任總兵周尚文激以忠義尚文感奮大破虜于黑水苑軍聲遂振三鎮斬獲至四百四十餘級捷聞 上大嘉之陞賞有差而御史呂光洵亦得陞俸一級巡按以邊功叙錄始此濫觴效尤延至腹内御史苟便身圖功

罪無復較然者矣。弊源一開，不可復塞也。

春坊贊善羅洪先、司諫唐順之、司經局校書趙時春以
上常不御朝，各疏請來歲元日朝賀禮成，請 皇
太子出御文華殿，受文武百官及朝覲官朝賀。禮部
覆洪先等所言謬妄，不達大體。 上曰：東宮月上視
未愈，安得行步？且朕方疾後未全平復，遂欲儲貳臨
朝，是必君父不能起者。羅洪先等狂悖浮躁不道，姑
從寬俱黜為民。由是三人名重天下。時 東宮尚在
童髫，即無疾亦非朝百官之日。則 上方不豫，豈欲
聞此不祥語。三人之名固不當，何此為重而獨怪夫

希聲附影之徒恒以事之不足重者爲可重也其後時春順之相繼以兵事起而皆不效于用獨洪先名在疏首爲　上所記憶卒不及用故得全其名云

巡撫大同兵部侍郎史道雖急功嗜進之士然其才辨敏給亦有可取者給事中聶靜晉劾其掊尅自豐備禦無策徒妄意內陞蒙朧禍機乞賜罷斥云云道歷叙年勞并乞以奏內事情覈勘且曰人臣任事有羌險有難易有勞逸譬之擔負者二人共一人之負則逸一人盡一人之負則勞一人并二人之負則困而莫勝一人兼十人之負則困而必至於斃若夫袖手

空言者焉知負者之苦今外臣之難惟巡撫最巡撫之難惟諸邊最諸邊巡撫之難惟大同最臣以淺昧承乏重寄直循操萬斛之舟于洪濤巨浪中其所仗藉惟　陛下之威靈耳使坐享安閑者不憫其持危濟險之難與努力支撐之苦又從而下石以挫敗其器臣之四體何以展布惟有去而已是疏詞不迫切而其曉譬諄複足以折言者之氣真能臣也　上竟優詔留之

世廟朝言事之臣前後踵接旋罹誅竄者多矣大都疏内有畏死意者　上怒其以君賣直得禍最重若其

章直指乘輿革心斧躓若御史楊爵者上雖惡其阻咈而亦亮其忠鯁第淹禁詔獄而已終不欲殺之也爵跡數上失人心致危亂五事其一言去年自夏入秋恒暘不雨歷冬無雪煖氣如春至元旦始雪即止憂旱之切遠近所同此誠徹樂減膳之時而大學士夏言等輒以為靈瑞而稱頌之其欺天罔人不已甚乎翊國公郭勛中外皆知其大惡大姦使其稔惡肆毒潛干政柄則群衺趨附善類退處其為天下國家之禍日益深矣此任用匪人之過其二言邇來四方飢饉相仍小民委命丘壑此誠節用惜財與

民休息之時而土木之興十年於此矣又差部官遠
修雷壇以一方之故朘民膏血而不知卹昔隋以盛
修宮室至於亡國願 陛下以爲鑒此興作未已之
過 陛下即位之初嘗以敬一箴頒示天下矣頃來
朝儀間闕經筵不御大小臣工則參辭謝未得一覲
天顏敷奏復讓未得一聆天語臣恐人心怠中外
渙散此朝講不親之過方士執左道以惑衆 聖王
所必誅者今乃金紫赤綬遍於羽流假此妖誕邪妄
之術列諸法禁森嚴之地而藉以爲 聖躬之福何
哉貽四方之咲取百世之譏於 聖德國體所損不

小此信用方術之過 陛下臨御之初延訪忠謀盡心納諫人得以盡言而致治得失足以上聞也往年太僕卿楊最言出而身亡近日左賛善羅洪先等皆以言罷斥臣恐忠臣結舌讒諂盈廷而上下之情不相通矣此阻抑言路之過願 陛下念 祖宗創業之艱難思今日守成之不易察臣忠悃覽臣所言勘之施行俾中外頒以言爲諱而爵所論皆人所不敢言意讜而無假飾眞直臣也爵陝西人平生清介絶俗居獄中惟推演易義悟死生晝夜之指巳 上念之釋其獄尋有上書者復追還繫凡在繫前後七年

無敢為言者、忽一夕中官大詔急赦爵、爵即逃歸其舍有大烏集之、爵曰吾殆死矣、遂自為墓志未幾果卒、隆慶初贈光祿少卿、先是爵為行人出使塞上時遇歲饑民食草根樹皮、爵復命之日即裹其所食上疏備述民間艱難之狀上下所司知之、又嘗為毋乞志文於呂狀元柟自馳單騎行數百里至其家、不享其一飯而借宿野寺中、俟脫稿而去、此二字傳之前輩一縉紳云云、

方士段朝用廬州合肥人、嘗以燒鍊術干郭勛、說以進用勛試其術良驗朝用又言所化銀皆仙物、以為飲

食器當不死勛信之乃製爲銀器百餘會　上諭朕
躬修秘祝以謝蒼穹即以仙銀器爲食欲設二親几
文上不得及入廟欲遵奉又廹期難辦勛即以所製
器進之言此亦高士所化仙銀也　上大悅即加勛
祿米歲百石時大工煩興財用告詘朝用復獻銀一
萬兩助雷壇工費　上以爲忠愛深加獎賞授紫府
宣忠高士命支文官正五品俸秉一眞人陶典眞亦
力薦之欲其歲進數萬金以資國用已試其術不驗
朝用有徒王子巖者害朝用寵乃攻發其諸誣穢隱
惡日聞典眞所與眞懼爲所累遂上章自理請禁係

子嚴而責朝用歲辦銀四萬兩供司空費上曰黃白之術古昔有之非眞有道術者不能卿初薦朝用乃彼進銀萬兩朕亦信之以其足代民膏血耳卿屢試不效始知作僞卿本純忠彼敢爲欺何與卿事於是勅錦衣衞執朝用子嚴赴鎭撫司拷訊以聞先是朝用所化銀俱出郭勛家而朝用以幻術盜之者也既事露而上亦寖疎勛矣勛本以議禮爲上所寵眷後漸驕恣侵奪朝權爲縉紳所切齒久矣及朝用巳忤上旨後查撥團營軍役以不便巳私故遲領勅爲科道官參劾上益惡而刑科都給事中高

時遂乘機發其平生之短而謂其與罪人張延齡代管家事於是 聖怒愈不可解而勛就逮下獄死矣高時杭州人時後落職家居以教淫事亦論死隆慶初人以其嘗論武定乃宥之也

辛丑四月辛酉夜 九廟災廷燬成仁二廟 主上哀痛之甚巡視皇城科道官胡汝霖張靖李乘雲恐上罪之乃劾奏大臣翟鑾嚴嵩郭勛等聞災不疾赴救姑以塞責而是時鑾等方供事祈禱內壇業已先詣災所令守廟內臣亟捧神主以出已開長安門方納汝霖等入 上察其言不實諭鑾等曰卿等力竭

齋誠賛朕禱雨日夕左右夫誰不知彼說者正指是
且禱雨爲民食非聲色遊娛非卿等導誘使舉藥生
今亦是此群小輒乘機中傷可歎勿爲介意有旨宥
文武大臣擇到并未入者而汝霖等俱外謫 上威
福不測非人所能預揣也後都給事中戚賢等因灾
變陳言誤以己意既有所指斥復有所薦引 上曰
宗廟灾變朕方朝夕祗懼不敢康寧在廷羣臣正宜
體念同加修省以回天意戚賢乃敢因而行私肆意
妄言變亂邪正李廷相戴儒原係科道所舉乃自相
背戾彈劾王畿偽學小人尊禮薦引顯是懷奸植黨

勘君詔匱責令陳兆已賢引則亦外調
總督薊州兵部侍郎胡守中始以御史爲車駕南狩、頗著風力因諂奉郭勛、勛嘗薦其有才、上遂不次擢用其後縱肆貪黷無所不至、在邊常虎張虜勢、假稱犒賞冒費帑銀無數、已修建來遠樓、欲藉以威虜、乃擅砍潮河川一帶樹木爲之、自鐵壺峰口藩籬其狂誕可咲、顧誇以爲功奏聞之、上誚鵰樓名、上心知守中反覆小人、蠹政誤國、姑付巡按御史查核、而禮科給事中章允賢之奏至矣、奏內言其拜勛爲義父出妻札見、詞極醜穢、竟下獄論死、易曰惡不積

不足以滅身守中之敗天使之也

吏部尚書許讚以邊報隻警軍需匱乏請發內帑之金借百官之俸括富民之財開鬻爵之令以濟邊儲

上以借俸括財非盛世事已之頃萬曆間內閣輔臣以陵工費大議百官如嘉靖故事捐俸助工 上知百官俸薄輸諸公必取諸民亦報罷此二事若合符節眞無媿於 法祖矣

壬寅宮變始於宮婢楊金英等蓋欲斃 上於熟寢初以繩束喉而誤爲死結喉氣通彴不絕有張金蓮者知事不就走告 皇后后往救獲甦尋命太監張佐

高忠捕訊之得金英同謀者楊玉香邢翠蓮姚淑翠楊翠英關梅秀劉妙蓮陳菊花王秀蘭八人親行弒逆首謀者則寧嬪王氏也是時端妃曹氏有殊色爲

上所鍾愛實不與謀而蘭及之以有授意者人以爲寃張金蓮專露方告更有徐秋花鄧金香張春景黃玉蓮數人在內　詔不分首從悉磔之於市按古者婦人無刑雖有刑不在朝市時變起倉卒刑亦從成于中官之手故法司不得而爭之也

咸寧侯仇鸞兵部尚書毛伯溫奉命議討安南至廣西徵調兩廣福建湖廣狼土官兵并檄雲南守臣及諸

司俱集議分正兵爲三哨分奇兵爲二哨烏雷山等
處兵爲海哨又議雲南別集之兵于蓮花灘分三哨
與黔國公沐朝輔安遠侯柳洵提督軍務侍郎蔡經
巡撫都御史汪文盛等部署已定乃馳檄安南臣民
諭以朝廷興滅繼絕之義討罪止於莫登庸父子有
能舉郡縣來降者即以其郡縣授之擒斬登庸父子
來降者賞三萬金官顯秩申告再三又諭登庸父子
果能束身歸罪盡籍其土地人民納款聽命亦待以
不死伯溫等駐師近邊登庸聞之懼遣使詣軍門乞
降詞頗卑切伯溫等承制許之約以十九年十一月

世廟識餘錄卷之九

三日來降時登庸子方瀛已死乃留孫福海守國登
庸與姪文明并酋首阮如桂等四十餘人入關各尺
組繫頸詣所設闕庭徒跣匍匐稽首疏上降表復詣
軍門匍匐再拜盡籍國中土地軍民職官悉聽處分
欽州所奏被侵四峒境土願以內屬仍請奉正朔舊
賜印章謹謹守以候更定於是伯溫等宣諭　朝廷
威德暫令歸俟命伯溫乃與諸守臣會疏言安南畏
威束身歸罪其黎寧自稱黎氏之後譜系不詳無以
為據乞宥納登庸削去故爵量受新秩而遣人伴送
文明與諸酋至京齎上降表曰臣切惟先國主黎氏

末運迍邅相繼淪喪及至黎廣據國未幾亦遭危疾
臨終倉卒苟從夷俗暫以國事付臣又付子方瀛未
及奏請誠涉擅專雖　君門萬里難於上聞而罪實
滔天豈容自昧嘉靖十七年臣父子謹遣阮文泰等
齎表乞降并祈處分但積誠未至不能上動　聖心
夙夜憂危靡遑寧處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臣子方
瀛不幸早殞國人狃於舊習欲以方瀛長子臣福海
代領其衆臣慮前者誤相受授義已不安今若再狥
所請負罪益重無以自解以此臣與長孫福海惟執
共以俟朝命頃者大將專征重兵壓境圖猶圖家何

足以當惟是國人亦危朝夕幸見軍門繼間備奉
天言慈渥無涯拊膺流涕竊念臣登庸有罪黜首無
辜　聖慈不忍以臣之故而斷戮群黎臣何幸以群
黎之故而槩存殘喘已於國內北望嵩呼率小目阮
如桂杜世卿鄧文植耆人黎陞士人阮經濟等於十
九年十一月初三日組繫出境稽首投降臣登庸欲
躬赴　京謄　天請死緣已衰老不堪匍匐臣長孫
福海喪次不可遠離臣今遣臣親姪莫文明并差國
主舊臣許三省阮簡清小目阮廷祚等詣闕待罪伏
望　聖慈矜宥俾獲自新其土地人民皆　天朝所

有惟乞俯順夷情從宜區處使臣得以內屬求世稱藩及北照列藩事體歲頒大明一統曆刊布國中共奉正朔莫大之幸也雖臣先國臣丁氏陳氏黎氏遞相沿襲稱號紀元臣也嚴戒國人一切革除聽候新命豈敢仍蹈往謬自速 天誅比者臣聞廣東欽州知州林希元奏稱如昔貼浪二都新凜金勒古森了葛四峒係欽州故地果如所稱臣惟命是聽其本國先年缺貢應合類補及以後年分續貢方物臣不敢違以為言者以方在罪中求免一死尚恐不得耳又臣與國人欲照先朝故事備代身金銀人獻上亦應

擄矣惟輸款上國者　天朝原賜本國王印信臣登
庸止宜謹守不敢擅用伏望　聖明晳察臣登庸不
勝戰慄之至夷目阮如桂等亦合詞奏登庸宜受應
付託路阻未由上達今黎氏已絕無後乞宥登庸罪
俾仍攝國衆庶免他辭　詔下廷臣雜議僉請宜如
伯溫等所請并條上設官頒正朔定貢請給印信後
四峒處受降物勑諭待夷使勘黎寧擊兵馬諸事宜
上曰安南自昔爲中華至宋受王封始淪于夷若
陳氏傳世久遠又知慕義納款爲我　太祖加奬粹
訓後人無伐其國　帝王無外之仁何厚也止因賊

臣黎季犛弒主日焜又殺其孫添平大逆不道上干
我 文祖震怒始命將討平郡縣其地是出交人于
氷火已不得爲黎利復肆奸欺誑衆作叛又詭詞請
封我 宣宗皇帝念息兵未久惟 聖祖爲陳氏意
以恤交人姑置不問累朝因之朕即位以來黎氏久
不來庭將奉辭伐罪節據勘奏乃知有莫登庸父子
竊據因其罪狀未明恐戮及無辜暫遣文武大臣從
宜撫勦今登庸既面縛請罪是與二黎兇悖有間察
其降表與國人代陳情有可原姑宥之茲爲交人求
啚革去王號毋許稱國庶免亂賊接迹相叛既云黎

民無人登庸又爲交人附屬准受職賜印使奉正朔
朝貢仍計其地方爲置官屬以便統轄其人民土地
朝廷無利之所請事宜兵戶禮三部再集廷臣詳
議以聞比廷議復上　上命降安南國爲安南都統
使司以莫登庸爲安南都統使官從二品子孫世襲
別給銀印舊所僭擬制度削去改正海陽山南等十
三道路各置宣撫司設宣撫同知副使僉事各一員
更換黜陟俱以付登庸廣西落司每歲給與大統曆
以奉正朔仍令三歲一貢四峒侵地還屬欽州令兩
廣撫臣優恤之國中錢穀甲兵之數不必奏報黎寧

仍令守臣勘訪果係黎氏之後授與所據四府境土以奉宗祀否則已之莫文明諸夷使及所遣伴送之人各加賞賚已而兵部請擇日率群臣表賀并論內外諸臣工　上辭表賀而錄大學士夏言等尚書毛伯溫等爵賞有差是役也　上意本不欲勤兵第欲以兵威坐攝叛夷已果如　廟筭而功收不戰安南至今奉正朔稟約束修貢納儼如故真與神武不殺哉其降表亦明暢委婉故備錄之

詔削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夏言秩以少保兼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致仕初言叅

以疾在告會　慈壽皇太后崩　上以皇太子服制之儀俾示及言言與疏對誤寫字號被　旨切責令從實陳狀言因引咎陳謝并乞給假還鄉治疾　上怒曰言初以言職　朕命予敬傳示令上言　郊禮自是與擢崇遷眷出群臣上何肆意放恣一至於此茲　廟災修省之初　皇伯母大喪之際邊圉未靖正屬主憂之時乃罔思體念居出意任病已將平敢於求逸大負倚任本當逮問第念往勞姑洛職令致仕去言因邊警條上備虜事宜　上曰既蘊忠謀何乃堅于自愛負朕眷倚姑不問章下所司知之按此

初斥言也未幾復召還原職仍賜假調理既踰年貳
上疏乞骸骨　上手批曰言始因朕論孚敬令上疏
論郊禮漸階寵用出群臣之首累次放恣欺慢全無
警懼面諛退誹深負朕恩遇優禮之甚屬當日食太
重正坐下慢上之咎令革職閑住此再斥言也
初妖人段朝用以燒鍊術干郭勛為勛建冊室因得見
上授為紫府宣忠高士已而改羽林衛千戶又改
紫府宣忠散人時勛得罪繫獄未測　上責朝用謀
行賄局執勛奴搒掠之且告曰歸語而主餽我金十
萬當免而主追贓勛奴不應朝用繫之其夕一人死

朝用知不可掩乃上書言勛奴欲行刺爲己所覺遂
逅至斃仍署官羽林衛千戶銜　上怒朝用改官不
受命又於禁封日奏私事擅殺人下鎮撫司鞫治備
得其實法司議請加顯戮沒入其妻子財產報可後
朝用瘐死按勛本以議禮蒙寵後來專權驕恣頗干
朝事故爲縉紳所不悅晩進段朝用以結主歡天
益之疾矣卒以此買禍愚哉然聞　上南狩與大學
士顧鼎臣居守獨勛不受中外餽遺此亦有持操爲
武人所難宜　上終念之也
內官監太監高忠嘗以事忤旨繫內獄尋被釋無何即

有官婢之變、　上甚疑之、至是月忠以建大享殿、請
祭司土神易定礎字以定頂、　上大怒謂其包藏惡
念任意欺罔且以定礎常言、何礙禮而諱避也、合所
司如律斬之、居數日、刑部請執忠赴獄、　上曰朕初
因定礎二字一時怒疑人將謂朕以片言罪人且朕
工部奏及翰林院撰文皆易為定礎非也、自後內外
文移仍用定礎字按自古臨文不諱嘉靖末年凡奏
上冊牘即點畫間尤多避忌此或群臣諂事之過
而　上未必屑屑計較也、
巡城御史戴維師以事欲營兵馬指揮鄭思賢金夏二

人故以所懸常朝牙牌擊地致損上書訐維酬欵制

上以御史不諳憲體謫維酬爲江西布政司都事

而二人居職無恙未幾吏部不得已劣陞二人爲州

同知蓋是時　上旣嚴明而　朝廷典刑故在責不

得倰賤賤不得妨貴若後來早官如二人所爲臺省

中共起而魚肉之矣

世廟識餘錄卷之九終